

精
深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李乐

文章是生活及情感的表达，生活中的日常点滴、柴米油盐、喜怒哀乐以及所见所感所思等，大都平常而平凡。尤其在当今高度信息化的AI时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数字阅读、轻松阅读、快捷阅读已成为常态，人们已无耐心啃读冗长而沉闷的文字。反观近年来短剧火爆现象，可以引为借鉴。单集三五分钟的短剧因契合当代人“轻量化消费”的需求，催生出庞大的阅读市场。光明网分析这一现象认为，短篇作品凭借轻量化篇幅成为“信息流喂养”的最佳载体，其跨媒介传播的潜力更不容小觑；而那些不合时宜的长篇大论，既不适应阅读场景之变，也违背了生活本质之真，最终沦为了文字垃圾，是在所难免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风体现作风》一文中指出，写文章总的原则是“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倡导短风，狠刹长风”。由此可见，文章要写好，受欢迎，首先得改良文风。文风也是作风、世风，文风一改，作风、世风也随之大变，使全社会“惠风和畅，善莫大焉”。改良文风，应大兴短文之风。短文之要，一曰“实”，言之有物，扎根生活，不做空泛之论；二曰“真”，写真话、诉真情，不矫揉造作；三曰“新”，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出新意于平淡。要让文章“走下来”“短下来”，从象牙塔走向市井，从故纸堆走向生活：不强求“宏大叙事”，日常琐事皆可入文；不堆砌华丽辞藻，朴素语言更显真情，应“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以“文约而事丰”为追求，用最俭省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思想情感。

当然，大兴短文之风不是排斥一切长篇之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方是正道。

国外的文豪们深谙短文之道，莎士比亚称简洁是智慧的灵魂，他的十四行诗每首只短短十四句，却道尽爱恨悲欢；聂鲁达的短诗惜墨如金，充满了力量，被誉为“人民的歌”；纪伯伦的短章如行板，件件精致隽永，广受读者的喜爱和推崇。短文看似易作，实则比长文更难，它更需炼字炼意，去芜存菁，以最少笔墨承载最深内涵，非有真才实学而不能为。

洲边絮语

午后暖阳

章方元

不惑之年，案头的工作和生活的琐碎把时间挤得满满当当，午饭之后是最为清闲的一段光景。我喜欢在秋末的午后，踩着暖阳斑驳的光影，到蓉园这园子里漫步，与秋意撞个满怀。

有别于“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蓉园的秋，是被香樟的墨绿稳稳托住的。从蓉园八号楼往二号楼走是一条笔直的路，这条路像是蓉园的脊柱，将整个园子支撑起来。路的两旁立着些很老的香樟树。这些老香樟扎根于此数十年，枝干粗壮遒劲，树皮破裂出深浅不一的纹路，像是时光亲手刻下的印记。浓密的枝叶层层叠叠，将正午的阳光滤成细碎的金箔，洒在笔直的路上。微风吹过树梢，沙沙声轻柔绵长，没有秋的萧瑟，反倒透着几分沉淀后的从容。这份绿不张扬、不浮躁，厚重而安然，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心绪也跟着沉静下来。

墨绿的底色上，秋的多姿正一点点铺陈开来，层次分明得像幅工笔画。二号楼左前方三个小土包安静地卧在阳光下，同事们称它们为“三个高地”，这般无心的调侃，却总让人在看到时会心一笑。周边零星分布的银杏树率先褪去翠绿，换上了一身金黄。扇形的叶片从浅黄渐变成蜜蜡般的深黄，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一阵风过，几片黄叶悠悠飘落，有的落在青石小路上，有的沾在草丛里，像是撒下的碎金，悄无声息地装点着秋景。不远处的红枫则多了几分热烈，有的叶片红得似霞，有的带着几分橙黄，深浅交织间，像是大自然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最惹人怜爱的是几株柚子树和橙子树，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青黄相间的果子坠弯了枝条，带着几分憨态可掬的模样。我通常会在“高地”的草坪上驻足停歇，任由午后的阳光透过枝叶洒在身上。远处隐约传来城市的声音，但在这园子里，一切都安静得恰到好处。

在这园子中间，还立着一幅石板画。画上的毛主席面带笑容，手里拿着一顶草帽，目光望向远处，步履坚定地往前走。我在画面驻足，读着“容园”改“蓉园”的故事。一字之易，从“容纳”之雅到“芙蓉”之亲，其中深意，耐人寻味。一片银杏叶恰好落在石阶前，金黄的叶缘触着青灰的石面，像是给这段历史别上了一枚秋日的书签。

不知不觉间，已在园子里走了近一个小时。往回走时，身上带着阳光的暖意，心中的闲适多了几分笃定，感觉脚步也比来时更轻快。走出蓉园的大门，午后的阳光依旧温暖，秋风吹拂着脸颊。回望园内，墨绿的香樟、金黄的银杏、火红的红枫，还有那些藏在景致里的故事，都在秋阳下静静地伫立。

带着这份秋的馈赠，重新回到办公室。窗外的秋光正好，落在案头的工作笔记本上，泛起淡淡的光晕。从容笃定地提起笔继续我的工作，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和着远处隐约的风声，在这个寻常的午后轻轻回响。

大兴短文之风

傅舒斌

的特性，让人读后获益匪浅。

近代以来的大家们多以短文见长。鲁迅先生一生所作，最长的小说只一中篇，其余皆为短篇。莫言曾说，愿意将自己的所有作品“换”鲁迅先生的一个短篇，则心愿足矣。鲁迅的杂文每篇大概在千字左右，如投匕首，直击时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曾言写文章“力避言行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文章大家毛泽东以简洁凝练的文风著称，如“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都只千字左右，然而篇幅虽短却字字千钧，指引时代的方向。

古今中外，优良文风素以“短实新”为追求和归宿，而且明确“短是第一位的”。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收录222篇佳作，其中多为千字短文，甚至百字小品，历三百年而不朽，成为古文经典中的经典。《曹刿论战》寥寥数百字，尽显谋略智慧；《陋室铭》81字，道尽安贫乐道之理；《小石潭记》不足200字，却描绘出人与自然和谐的化境……遍览全书，每篇文章都呈现出“大道至简，要言不烦”

衡南三十句

刘羊

夜奔衡南

一首诗的力量能有多大
生而为人，对此不可不察

它能装订成一册巴士形状的诗集
在云集和市区之间来回穿梭

也能牵引一列高铁，自二里半出发
深夜奔袭在汉语的旷野

它能让天下诗人扇动翅膀
和大雁止步于此，称兄道弟

也能把仓皇北顾的八十万禁军教头
顾盼之间，变成“九死南荒吾不悔”的先生

衡南的写法

为一截溧木盖上一座诗歌艺术馆
为一朵山茶花架起一方车间
为四副遗骸打造一处归园
为世代高僧守护一座岐山

为一只蟋蟀奏响一湾海峡

为一行大雁请出一片湿地
为一个游子研磨一款烧饼
为一众诗人安放一个故乡

衡南的写法，正如汪宾芳先生的版画
极尽温柔又入木三分，不容更改

岐山印象

遍游江南，得以遇见这片原始次生阔叶林
这棵花开如雪的千年古槐
探花郎的身份就此放下
净心亭内呢喃低语的，名曰懒放

接过清洁工阿姨的笤帚
就像清理汉语中误译和滥用的部分
将内心凌乱一点点清除
新诗典故“岐山扫落叶”者，名曰树才

缘溪谷而行，诗人们一路指点点，说说笑笑
领头的一位悄然化身梅花，名曰八指头陀

三箫相诗会

下一个春天。

弄花记

梁琼

立冬过后，长沙天气虽然各种作妖，但防晒网基本还是可以撤了，四五年前的实木花架已经酥得跟苏打饼干似的。新的不锈钢花架到了，丈夫准备动手，小女儿瞧见，欢天喜地来帮忙。递颗螺丝，又想去铲土挖坑，扒拉着前些天刚下的生菜种想看看发芽没有。父慈女孝鸡飞狗跳不到半小时，邻家孩子的欢呼声从楼下传来，她扔下刚捡的枯枝，像被风卷走的蒲公英，转眼就没了踪影。我们嘴上念着“这就玩去啦”，

心里却松快下来。露台需要重新彻底整理，枯死的植株连根拔起，过密的枝叶适当修剪，板结的土壤重新翻松。该留的留，该舍的舍，像是在给过往的日子做一次清算。

从日出到日落，收工后，从冰箱里拿了两瓶啤酒，大女儿正在琴房适时弹起巴赫，平均律像清亮的溪水，漫过满屋的疲惫。酒瓶轻轻一碰，“叮”一声，脆生生的。忽然共情了《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

“阳光洒肩头仿若自由人”的片断。中年人的生活事务如无形的围墙，而这一方露台就是我们的屋顶。此刻，伴着微风与酒意，尝到了名为“自由”的滋味。

望着重新规整过的露台，想着这些年与花草的纠缠，倒像段寻常婚姻。

初时最是炽烈，捧着几十袋花土在露台上蚂蚁搬家，月季绣球向日葵，龟背春羽尤加利，个个都是心头肉；鸡粪羊粪花多多，骨粉奥绿美乐棵，样样当作灵丹妙药。从日头正盛折腾到星子初现，正式家务是一点干不了，老大作业是懒得管的，还把嗷嗷待哺的老二丢给妈妈，完整露台，家门口空地也不能闲着，种完无花果种中华木绣球，指甲缝里嵌着泥，挖一手水泡，累到瘫，然后抖着手吃两大碗米饭，那时的我算得上心无旁骛单纯如狗静待花开。



撑起一片精神的绿荫

解建设

初冬的风从远处的山坳里吹过，卷起几片枯黄的落叶，在空中打了个旋儿，又悄然落下。天空是灰蓝的，像一块被岁月磨旧的绸缎，阳光微弱地洒下来，照在茶亭惜字塔的塔尖上，泛出一丝温润的光。那光不刺眼，却仿佛能穿透时光，照进人心深处。我站在塔下，抬头仰望，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静穆——这不仅仅是一座塔，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着一段被遗忘的岁月，守着一种被淡忘的敬意。

茶亭惜字塔建于清道光年间，六角飞檐，共五层，高12米，花岗岩砌筑。它不似那些巍峨的古塔，以雄伟震撼人心，它的美，在于朴素，而在沉默中的坚守。听老人们说，古时百姓敬惜字纸，认为文字是圣人所造，承载天地之理，不可轻慢。凡有字的纸张，哪怕残破不堪，也不能随意丢弃，须收集起来，在惜字塔中焚化，让墨香随烟升腾，归于天地。这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仪式，是古人对文化最朴素的敬畏。这座塔，便是这种敬畏的见证。它不说话，却用砖石的沉默，诉说着一个时代对知识的尊重。

仰望塔顶，卓然而立着一棵朴树，一棵不知何时、从何处生根的树，长在塔尖的砖缝里。我久久凝望着它，心中震撼。那树不高，枝干也不粗壮，却在高处迎风而立，枝叶虽稀疏，却绿得倔强。它没有沃土，没有庇护，只有几寸砖缝里积存的尘土和偶尔落下的雨水。可它活了下来，年复一年，春发秋凋，与塔相依为命。我无法想象它如何在狂风中挺立，如何在严寒中存活，但它确实活着，活得比许多被精心照料的植物更坚韧。它不像花朵那样争奇斗艳，也不像树林密集成荫，它只是孤独地站在那里，像一个守望者，守望着这座塔，守望着一种即将被遗忘的信仰。

当地人说，这景观叫塔树共生，这棵树是文魂所化，是惜字塔的精魄，有种种传说。我虽不信鬼神，却愿意相信，它是某种精神的化身——那种在贫瘠中坚持生长、在孤独中守护信念的精神。它让我想起凿壁偷光的匡衡，悬梁刺股的孙敬，那些在纸上写下经世致用之道的文臣武将，那些在岁月中默默传承文化的普通人。他们有些人或许不曾留下名字，却像这棵树一样，在无人注目的地方，静静生长，撑起一片精神的绿荫。

风更大了，吹得衣袂翻飞。我闭上眼，仿佛听见了百年前的读书声，听见了纸张在火中燃烧的轻响，听见了人们对文字的低语与敬拜。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惜字塔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焚烧纸张的场所，它是一座精神的灯塔，照亮了人们对知识的敬畏，对文明的守护。它提醒我们：文字不是工具，而是灵魂的印象；文化不是装饰，而是生命的根脉。

远远地，一排巨大的立体方块字矗立在田埂边——“有一种春天叫茶亭”。字是正方体，白色，棱角分明，在灰蒙蒙的初冬里，像一排醒目的标题。“有一种春天叫茶亭”——这句看似诗意的话，却让我陷入沉思。茶亭的春天，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春天？是油菜花开时的金黄海洋？是孩子们在花间奔跑的笑声？还是惜字塔前老者焚纸时的虔诚？我想，它更像是一种心境，一种在荒芜中看见生机、在寂静中听见回响的能力。茶亭的春天，不是季节的轮回，而是心灵的苏醒。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寒冷的时节，只要心中有希望，春天就从未远离。

我曾在茶亭的春天来过。那时，油菜花开得正盛，整片田野如同被阳光熔化的金子，铺展到天边。风一吹，花浪翻滚，金黄的波涛一直涌到山脚下。蜜蜂在花间嗡鸣，蝴蝶翩翩起舞，农人扛着锄头走过大田，脸上挂着笑意。孩子们在花海中追逐，笑声如铃，洒落在每一朵花上。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生命的极致绚烂——不是奢华的盛宴，而是大地最本真的馈赠。那片油菜花海，不像名花那样娇贵，它平凡、野性、蓬勃，却有着撼动人心的力量。它不争不抢，却用整片的金黄，宣告着春天的到来。

此刻，初冬的寒流席卷大地，油菜花早已凋谢，田野恢复了宁静。可我知道，那片金黄并未消失，它只是潜入泥土，等待来年的重生。就像惜字塔的火种，虽已熄灭，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余温；就像塔尖的朴树，虽孤寂，却始终向上生长；就像那句“有一种春天叫茶亭”，虽无声，却在心底悄然发芽。

大美长沙